

二幕五場劇

敵友分明

鄭智 王血波 張學新

大宋書衣印行

時間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間。

地點 晉察冀解放區。

人物

傑克 二十七歲，富於正義感的美國人。

瓦爾達 五十來歲，美軍事觀察組上尉。

福銳得 三十餘歲，美軍事觀察組組員。

美國俘虜 四十餘歲，美軍事顧問團少尉。

陳科長 三十五歲，分區政治部宣教科長。

強娃 三十四歲，村民兵隊長。

老頭 六十歲，強娃之父。

婦女 三十三歲，強娃之妻。

小不點 十四歲，強娃之子。

根元 二十五歲，村民兵副隊長。

警衛員

老子 馬夫。

羣衆多人

日軍僞軍各一名

第一幕

第一場

地點：在晉察冀根據地通往邊沿區的一個土崗上。右邊是到楊村和灤上村去的三岔路口，左側長着一棵高大的枯樹，這裏地勢較高，日本人曾修過堅固的碉堡，控制到根據地的去路，現在還能清楚看到碉堡的殘缺痕跡；正前方望去是一片闊野平原，灤上村的房屋看得清清楚楚的；更遠方，還隱顯着日本人的砲樓。這是寥寥無幾的感覺。

時間：一九四四年初冬的一個傍晚。

幕啓：陳科長和傑克慢步走上。

陳科長（下簡稱陳）（走上高崗）密斯特傑克，你來看：前面就是平原了，再走三十里就是平漢路了！

傑克（下簡稱傑）嘿！好呀！真是遼闊的平原，肥美的土地，真是個好地方。

陳（感嘆的）只是被戰爭破壞得太厲害了。

傑（忽然發現）這不是日本人的破砲樓嗎？（指着破砲樓）

- 陳 就是，過去敵人在這一帶修了五十多個，今年夏季攻勢都被我們搞掉了。
- 傑 你們的軍隊真了不起，想不到兩年來起了這麼大的變化。
- 陳 （謙虛的笑一笑）……這全是由於邊區老百姓積極的支援，我們的人民是勇敢的。
- 傑 真的，我來邊區這兩年，實在有很大的感觸。世界上任何國家，恐怕也沒有像你們這樣堅決刻苦英勇善戰的軍隊，像你們軍民這樣團結一致，愛憎分明的。
- 陳 敵人打來啦，我們不幹還行呀？我們相信總有一天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跑的！
- 傑 了不起！偉大！（伸出大拇指）
- 陳 聽說你這二年，在我們晉察冀邊區無線電工作上，也出了很大的力量呀！
- 傑 懊愧得很！我過去倒也是學過無線電的，戰爭一爆發，就丟職！到這裡來，雖然做這工作，可是半瓶子醋，有好多問題不能解決。
- 陳 這也因為咱們的條件困難。
- （二人掏出烟斗，各裝一袋烟抽着。）
- 陳 喂，二年前你到邊區的時候，不是打算回國的嗎？後來怎麼沒有走呢？
- 傑 那呀！說起來話長，連我也沒想到！本來，你知道的。我和我父親在北平住了多年，我父親教點書，還開了個電器材料商行，我是一邊自學，一邊作點買賣，平日和你們熱情的學生教授們有點往來，過得還算不錯。哼！誰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法西斯就說我們思想不穩，天天又檢查又傳訊，簡直侮辱到了極點！當時我們又沒有辦法走，這才決定秘密的從你們這兒走，想繞道回國參加抗日去！可是到你們這裡以

後，大夥待我們像親兄弟，我們感到從沒有過的親切和溫暖，就和回了家一樣！又看到邊區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我實在不想走了！我堅決要求留下來抗日，經過領導上同意，我就一直工作到現在。

（二人從堡壘上一面往下走着。）

陳 你這回怎麼又參加了美軍觀察組的工作呢？

傑 不是，我沒參加觀察組工作！因為我知道一點這裡的情況，他們請我來當翻譯的。（走下來）

（警衛員拿兩件大衣上。）

警 陳科長，馬都拴在樹上啦！你們冷了吧？（給大衣）

陳 （接大衣，給傑一件。）好！

傑 謝謝！（二人穿上大衣）

陳 我們坐一會，等等瓦爾邁上尉他們吧！

傑 這兩個傢伙真糟糕，就像老笨牛！都是騎牲口，一路上老掉隊。

陳 沒騎慣牲口的，也難怪。通訊員，你還到那邊去接接他們去，別叫他們走錯了路。

警 是。（下）

傑 這裡離咱們目的地還有多遠？

陳 還有四五里地，西邊那個村就是。

傑 （用手指）前邊這是什麼村？

陳 灤上村，這就是那年你過路以後休息的那個村子。

傑 （興奮的）真的？那為什麼咱們不到這個村去呢？

陳 這個村目標太大，去不大合適。

傑 這村我還有好幾個朋友呢！小不點、張娃、根元……。

陳 你還記得很清楚？

傑 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要不是他們，我和我父親說不定

早就完啦！他們從鐵路上接我們過來，冬天半夜過大河還背我們，碰見敵人，他們又還打了一仗！唉……爲了掩護我們，民兵副隊長根元腿上還受了傷呢！

陳 不錯，他們村民兵往分區送公糧的時候，還打聽你們來着，我告他們說：你留下工作了，你父親回國去啦！

傑 那裡！我父親也沒有回國。

陳 怎麼？他也沒有？他現在那裡？

傑 他留在重慶美國援華事務所工作了。

陳 （熱情的）哦！他也還在中國！他很好嗎？

傑 還好。這回他還托美軍觀察組給我帶信來啦！

陳 他在重慶情形怎麼樣？

傑 自己沒什麼！嗨，可他說起重慶的官員們，叫人很不愉快。

陳 怎麼？

傑 他說，你們重慶國民黨的官員，整天爲個人的私事爭吵，抗日的事一點也不談，光等待我們美國援助；而我們援助的物資，官員們又爭奪着盡往自己手裡抓。（嘆氣，沉默。）我父親一輩子教點書，作點買賣，從來對政治不感興趣，可是他對重慶的事情也很看不下去，他說你們這共了產的地區，比重慶好得多！他不完全了解你們，以爲這裡就算共產了，哈哈……

陳 （亦笑）外邊是有人這樣了解的。

傑 嘿！我父親還爲你們解釋呢！他說外邊不了解你們，都說你們游而不擊。他拿事實來說明，人們也不信，他爲這事很氣憤呢！

陳 （碰了烟灰）是的！外邊是有人不了解我們。至於國民黨方面的反動份子，倒不是不了解，也不是不信，他們根本是反動的，而且一貫是想盡方法，破壞我們的，甚至爲了破壞我

們，不惜當漢奸，投降日本！（停）同時，以我的看法，這種人不僅國民黨方面有，就在美國也有。

傑 啊？（驚疑的）是的，美國也有反動份子，但是他們不當政，他們是少數；今天我們美國還是在盡可能想法了解和幫助你們的。

陳 那當然很好，我們很歡迎。不過……（站起來，來回走了兩步。）你們這兩位觀察組的，了解我們嗎？

傑 我和他們剛認識幾天，還不大清楚。（停）看樣子好像還很不了解。這個，我們一定要多多幫助他們。

（警衛員上。）

警 陳科長，他們來啦！

陳 好！（向傑）走，咱們去看看吧！

傑 好！（二人下。）

警 （哼哼着歌曲，走到高崗上眺望，馬伕老子垂頭喪氣上。）

于 （自言自語的）真他娘的倒霉透啦！

警 哟呀！可來啦！你們這些博棍組，怎麼一上路就是個掉隊？讓我老是在前面仰着頭瞧你們，看我脖子後邊的頭髮也給磨光啦。

于 你快別提啦！

警 怎麼，美國人跟你親善了親善沒有？

于 這兩個傢伙真不是玩意兒！沒把人氣死！他娘的，走的快了，他嫌快，走的慢了又嫌慢！

警 那你就叫他不快不慢的走嘛！

于 一路上得死活的給他們牽着牲口！他兩個老是咷哩咕嚨的放洋屁，總不讓和你們走得靠近了！

于 喔，你跟他們幾天啦？

于 從軍區到你們分區，連今天一共五天啦，嘿！這五天真比五

年還降氣！他們的錢擺牛×臭架子！我看他們就是帝國主義反動派！

警 可別瞎說啦！人家是咱們的外國朋友呢！

于 哼！朋友？這樣的朋友，真是木頭眼鏡！看不透！你就說這次來游擊區吧！看一看，當下就回去，咱們派了那麼多部隊掩護，別人都盡量的輕裝，他們囉囉嗦嗦的帶了那麼多東西！再說吃飯，一定要按鐘點！昨天宿營，柴火濕不好燒，開飯誤了幾分鐘，就他娘的生了氣！叫他們吃的那麼好，還老抱怨沒西餐吃！他不看看咱們流血賣命的八路軍老百姓吃的是什麼！房子給鬼子燒成了什麼樣子！唉！這物件們一點羣衆觀點也沒有！

警 你別說了，不是你看問題狹隘吧？怎麼和我們一塊走的這個就好得很呢？

于 那自然是嘍！這個在咱們邊區住了兩三年敵！受過咱們八路軍的教育了嘛！（氣不平的翻回身罵）他娘的，不想想咱們這是敵人後方艱苦堅持抗戰哩！你美國人也到戰場上去，好好打幾個勝仗，顯顯你們的本領呀！你騎着高頭大馬，到咱這來擺什麼威風！真他娘的！（喘氣）

警 同志別發牢騷啦！這是任務！

于 哼，要不是組織決定叫我跟他，就大卸我八塊，我也不幹！反正咱們是革命組織。唉！他娘的！

（內陳科長聲：警衛員！老子！）

警 嘩！陳科長叫呢！快走吧！

（警衛員和老子下，瓦爾遜，福銳德，和傑克三人歡笑着走來，老子對着瓦的背影作了個鬼臉，下。）

瓦 （一面走，一面拍擗肩。）好的很，非常好的！想不到在這荒涼而落後的山裡，還能碰上我們美利堅的公民！你對我們

觀察組定能有很多幫助。

傑 瓦爾遜上尉，我一定盡全力把我在這裡所看見的和聽見的，全部貢獻給你們。

福 這次你如能幫助我們順利完成任務，將來對你會有很大好處。

傑 那裡話！這是我應盡的責任嘛！

福 哈哈哈！幸運得很，幸運得很！

傑 是的，我見到你們，心裡實在高興。我們政府這次派諸位來這裡觀察，真是個偉大英明的決策。這個地方太值得我們了解啦！老實說，我們早就應該注意和重視共產黨的地區。

瓦 （誤解了他的意思）是的，這點我們也早就感覺到了。嗯！你很聰明！

福 你放心吧，傑克，我們政府是有英明遠見的。

傑 （指殘缺的碉堡）你看！像這樣的堡壘，前二年這些地方遍地皆是，有近代化裝備的日本人嚴密的控制着，而他們，八路軍和老百姓，就用最落後的土槍土砲，一個一個把它摧毀啦！他們全靠奪取日本人的武器武裝自己，現在已建立了二十多抗日根據地，抵抗着日本在華軍隊和偽軍的三分之二以上！

瓦 是的，他們在這點上是可怕的！

傑 （好像沒聽清）啊？

福 沒有什麼可怕的，（在瓦耳邊小聲）明白嗎？又是宣傳。

（自作聰明的格格的笑。）

陳 （上）諸位先生，對不起得很！爲了減小目標，我們還需要稍待一會兒再進村，請諸位耐心一些，我讓警衛員去給弄開水去啦！我們先在這兒坐一會兒吧！

傑 沒關係，別客氣。

陳 (拿烟斗裝烟)

瓦 (抽一支雪茄給陳) 密斯特陳，給你抽一支雪茄吧！

陳 不不，我這裡有。

瓦 這是我們美國最上等的雪茄。

陳 這是我們邊區有名的阜平大葉烟。

陳 傑克，來抽一袋吧！

傑 (拿烟斗裝陳的烟)

瓦 傑克，給，雪茄！

傑 謝謝上尉，我還是抽這個習慣一點！(與陳對火吸烟)

(瓦與福瞪他一眼)

(瓦將烟收回，聰明的福銳德又是一陣大笑。)

陳 密斯特瓦爾遜，東邊一下坡，就是過去日本人修的封鎖溝，還沒有填平，咱們去參觀參觀吧。

傑 好！那很有了解的必要，日本人夢想着用兩丈深兩丈寬的大溝來分割邊區，消滅邊區，結果完全破產了！這可看出日本人是多麼殘暴和愚蠢。走！有意思得很。

瓦 啥？封鎖溝？

福 (向瓦眨眼) 上尉，我看您累了，需要休息一下，讓密斯特傑克，去看一下吧。

福 對！傑克！你同密斯特陳去看一下吧，回來向我報告。

陳 好！傑克同志咱們走吧！(向瓦、福) 你們二位在這兒休息吧！(陳傑二人下。)

福 (望着陳的背影得意的笑) 哈哈！上尉，看出來了嗎？這又是宣傳，什麼碉堡呀封鎖溝呀！盡給我們看些與他們有利的東西，我們一不小心，就會像一個小孩子那樣，給他們捏着鼻子牽着走。

瓦 可惜得很，咱們都不是小孩子。嗯！我們所要觀察的是他們

的實際力量，戰略戰術，他們的弱點是什麼？他們怕些什麼？要很機警地從各方面進行了解。

福 沒有什麼！他們吹牛倒很嚇人，可是咱們一來就把他們看穿了！這個分區的什麼科長，一點氣魄都沒有，簡直像個下等兵。哼！號稱是他們的分區司令部，可沒有掌握着戰鬥部隊！打仗沒有戰壕工事，既無前線又無後方，連一點起碼的軍事常識也不懂！簡直和十九世紀南非洲的黑人差不多！上尉，我早就看透了，他們是想着虛張聲勢，擴大宣傳，來騙取我們的軍火援助呢！可是沒有想到：我們要親自來這裡觀察呀！哈哈哈！

瓦 福銳德，不要過分樂觀，他們還是有一套辦法的！他們處在這樣的環境，能够堅持，並且還一天天的壯大；就連日本人的報導中，也談到他們對共軍很感頭痛。我們不能忽視，還得細心的偵察。

（二人剛走上崗頭，瓦用望遠鏡向四週瞭望。）

福 好地方。將來要成為我們很好的農場。

瓦 前邊大平原，這邊一帶丘嶺，真是他們根據地的天然屏障。

福 把這地形照下來吧？（掏出照像機來）

瓦 好的（看看四周沒人，準備照。）

（通訊員拿茶缸，小不點提水壺上。）

警 二位請下來喝水吧！上邊風大。

福 （忙收回機子答應。）

福 （小聲對瓦）你看，這都是他們訓練好的密探，隨時監視着我們的行動。

小 （放下水壺，注視瓦、福。）嘿！看這兩個洋人！

警 別那麼說，這是咱們兩個美國朋友！來咱們這裡不知調查什麼呢！

小 (小聲) 不會是特務吧？咱們可別上了他們的當呀！

警 你說的！咱們又不是傻瓜。

(瓦、福走下來，喘氣。)

(警衛員分別把水壺好送給他們。)

警 快喝吧！要不就涼了。

瓦 (不要) 放在那裡吧！(喘氣)

小 (看了他們的怪樣子，很好笑。) (向警) 下那麼個小土坡，就喘不過氣來啦！(笑)

福 (接住水) 謝謝！

小 (好奇的眼光盯着他們) 哦！還會說中國話！

福 簡單的會說一點。

小 (好奇的) 你們是幹什麼的？

瓦 我們是美國，來幫助你們打日本的，好不好？

小 打日本，那還不好？哼，日本鬼子殺死了我們好多兒童，不打倒鬼子怎麼行！不打倒鬼子，我們兒童們就一個也長不大。

瓦 好的！很好！你很聰明。

(小和警跑到崗頂上一面看，一面唱游擊隊歌：「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個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福 這個小傢伙知道的事很多，我們和他談談，好不好？

瓦 (點頭示意) 好的！

福 (亦走上去) 喂，小朋友！

小 幹麼？

瓦 你們唱的真好聽呀！誰教給你的？

小 我們的八路軍哩！(瓦亦蹣跚走來)

瓦 哦，你們這裡還住着八路軍嗎？

小 過去有，這會兒沒有。

福 他們打日本嗎？

小 打日本？八路軍怎麼不打日本？打得才厲害哩！

瓦 他們是怎麼打法呢？

小 怎麼打？游擊戰！你不知道？「敵進我退，敵退我追…」

福 （自作聰明）哈哈！真是個有趣的發現。（向瓦）上尉聽見了沒有？這樣的戰術，在二十世紀還會有用？（又向小）那末，他們每天除了行軍，就是走道了！

小 是的！在這樣游擊環境裡，每天至少要轉移一個地方。

福 哈哈哈！上尉，這回我們完全有根據了！真是游而不擊。

瓦 （也如獲至寶，大笑。）好，快記起來！（向小）小朋友，你是那個村的？

小 就是前邊那個灘土村。

瓦 你們村裡也有地道嗎？

小 有！我們這裡那個村也有。

瓦 嘿！你們上邊一定早就安排好了，準備歡迎我們來參觀了吧？

小 沒有！我們村裡誰也不知道你們要來。

福 上尉！這個村不知道我們來，我們到這村去，一定收穫更大。

瓦 是的！我也這麼想過了。

（警衛員早到陳科長他們那邊去了。小不點在用懷疑的眼光注視著他們。）

福 小朋友，你見過這玩意兒嗎？（指他的照像機）

小 見過，那是照像機。

福 哈！你很聰明。你在那裡見過？

小 日本鬼子漢奸特務隊，整天背着照像機出來，偷偷的照人們和村子的像片。他們可以比着像片來包圍燒殺逮捕幹部，我們這一帶的人們誰都認的這個。

- 福 你照過沒有？
小 沒有！
福 好！這個地方風景很好，我看給你照一張吧！
小 紿我照一張？
福 是！照像好得很！你們的人們是很喜歡照像的！來來！（拉他）
小 （考慮）我不照！
瓦 傷東西！照一片，我們留作紀念嘛！
小 （搖頭）不！
福 好！你不照，我拍一張風景。（準備攝）
小 （去拉住他）那更不行。
福 甚麼？不行？
小 我們游擊小組傳達過，不讓不認識的人隨便照像。
福 （生氣）豈有此理！我們照像也不讓？
瓦 哼！真是太不禮貌！
福 我們要給他們提出抗議！
小 你們要照，就得經過上級批准才行！
（陳、傑、警上）
陳 （聽見福發脾氣）什麼事？
福 甚麼？你們這裡連照像的自由也沒有？
陳 哈哈！請二位先生不要誤會，這是老百姓幾年來跟日本人鬥爭的血的教訓，老百姓自己規定的紀律，我們也不好破壞。
（向小）他們是個人的照像，可以的。以後我跟你們區上說說，
瓦 哈哈！沒有什麼，這是個誤會。那我們全體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地方，合一個影好嗎？
福 好！來吧！來吧！
警 我不照。（福又去叫小來照）

- 小 我也不照。
- 福 為什麼不照？全體都照嘛！
- (小、警收拾水壺水碗，想法避開。)
- 陳 得啦，天不早啦，你們三位老鄉合一個吧！我們還得收拾行李準備走呢！
- 瓦 陳科長，來，先單獨來一個，好嗎？
- 陳 謝謝，你們快照吧！
- 瓦 好！那麼密斯特傑克，我們兩個來合照一個，留個紀念吧！
- 傑 好！(福對光) (瓦對光)
- 瓦 (照完後) 哈哈！真是做夢也沒想到我們能在這裡相會！希望永遠和你做朋友。(與傑握手)
- 傑 謝謝上尉的好意。
- 陳 (趕快說) 警衛員，你先頭裡走，到楊村去看看有什麼情況沒有！讓村裡派幾個民兵來接我們一下。
- 福 (很快給瓦使了個眼色) 上尉！
- 瓦 (被提醒) 陳科長！你是說我們到那個村去呢？
- 陳 (奇怪的) 嘿？我們不是已經準備好到楊村嗎？
- 福 上尉！明白了嗎？已經準備好了。(映眼偷笑)
- 瓦 我們打算換一個地方，到前邊這個村去。
- 陳 (奇怪的) 這……這個……
- 福 (又自作聰明的) 這個村不也一樣嗎？
- 陳 一樣是一樣！不過，這個村目標太大。恐怕……
- 瓦 我們喜歡看目標大的村莊，材料更豐富。
- 陳 不過，爲了大家的安全起見，還是不能隨便變更計劃！萬一出了問題，我們不好負責。
- 福 懂得他的意思了嗎？上尉！(映眼示意)
- 瓦 是的！你看的很對！(又向陳) 哈哈！我們美國人是勇敢的

人！我們的安全自己會負責！爲了我們的事業，有什麼可怕的！還是到前村去！

陳 (慎重考慮) …那……那…

福 你們不是說，你們的村莊都是一樣嗎？看這個村，有什麼關係呢？

陳 除了剛才說的，沒有旁的意思。(又考慮) 好吧！既然諸位堅決要轉移一下地方，那麼就依諸位吧。

瓦、福 哈哈！(勝利的笑) 好得很！

傑 這個村子也好！我好去看看我的朋友，小不點他們。

小 (這才認出傑克，驚奇) 什麼？

陳 哦！(也才認識了小不點，對他。) 是你送水來的？你就是灘上村的小不點吧？來，這就是那年在你村過路的那位傑克同志，你認識嗎？

小 哦？(思量) 傑克！

傑 哟！小不點，你好！(二人握手) 你怎麼不給我右手呢？

小 右手？我……(伸出右手)

傑 啊！你怎麼？

小 叫日本鬼子給拿戰刀砍啦！

傑 (沉默了幾秒鐘) 怎麼？

小 (平了平氣，坦然的。) 是去年秋天，縣上有幾個幹部在我家北屋裡開會呢！哎，就是那年你吃飯的那個屋子。有漢奸給透了消息，就從這個堡壘(指)上，去了幾個鬼子，一直就去把房子包圍了。那時我在門口給他們站崗，見事不好，打了個暗號，幹部們都鑽了洞。鬼子就到我家裡四處亂搜。找不見，就逼住問我，我說不知道，又叫我對他們說洞口在那裡，不說就打我，壓我椅子灌我涼水，我可那能說！我還是死也不說。

- 傑 後來呢？
- 小 後來鬼子說：你說了吧，給你金票大大的，我更是一句話也不說。鬼子氣壞了，說我是小八路，當時就拿起指揮刀把我這右手給砍了一刀！
- 傑 幹部都沒有被找見吧？
- 小 沒有！後來我到分區衛生部住了一個多月才好。
- 傑 （感動而親切的把小不點抱起來）你真是勇敢的孩子，了不起的人物。
- 瓦、福 （也勉強隨聲附合）好的！好的！
- 陳 後來我們邊區的政府和人民獎勵了他，他成了我們邊區有名的民族氣節小英雄。
- 傑 （對小）我想，你的英勇事蹟，應該介紹到美國去，介紹到全世界去，讓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都學習你的鬥爭精神和勇氣！
- 陳 像這樣可歌可泣的故事，誓死不屈的民族英雄，在邊區對敵鬥爭中是多得很的！他是千百個中間的一個！
- 小 他媽的！日本鬼子還說，砍了我的手指頭，我就不能拿槍桿打他們啦！哼！抗日的事多着呢！我就不聽作旁的工作了嗎？（衆笑）
- 陳 現在天不早了，我們就收拾進村吧！（衆拿行李）
- 小 走，我給你們帶路。
- 傑 小不點，你還喜歡唱歌嗎？
- 小 爲什麼不唱呢！（說着唱起義勇軍進行曲來，傑克陳等也跟着唱起來，小拉着傑克高興的唱着跳下。）
- （與驅對看一眼低頭跟下）（雄壯的歌聲）

（幕落）